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77
30 April 1981

CHINESE

第二二七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1年4月30日

星期四下午5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多尔先生	(爱尔兰)
<u>成员国：</u> 中国	凌青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日本	西堀正弘先生
墨西哥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尼日尔	奥乌马鲁先生
巴拿马	奥索雷斯·铁帕尔多斯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西班牙	皮内斯先生
突尼斯	斯利姆先生
乌干达	奥顿努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9时5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1年4月10日

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4434)

主席：依照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贝宁、巴西、布隆迪、加拿大、古巴、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几内亚、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南非、斯里兰卡、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本叶海亚先生（阿尔及利亚）、若热先生（安哥拉）、凯泽先生（孟加拉国）、洪加武先生（贝宁）、科雷亚·达科斯塔（巴西）、西姆巴纳尼耶先生（布隆迪）、杜普伊先生（加拿大）、罗亚·科里先生（古巴）、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格德利·吉奥吉斯先生（埃塞俄比亚）、耶洛内克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库姆巴萨先生（几内亚）、辛克莱先生（圭也那）、劳先生（印度）、库苏马阿马查先生（印度尼西亚）、希尔先生（牙买加）、卡西纳先生（肯尼亚）、伯温先生（利比亚阿拉伯民众国）、蒙特罗先生（莫桑比克）、巴巴先生（尼日利亚）、沙希先生（巴基斯坦）、马里内斯库（罗马尼亚）、尼亚塞先生（塞内加尔）、康特先生（塞拉利昂）、富里埃先生（南非）、巴拉苏希拉马尼亚姆先生（斯里兰

卡)、阿卡波—阿伊昂约(多哥)、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弗尔霍韦兹先生(南斯拉夫)、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戈马先生(赞比亚)、曼奎温德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根据第2267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及理事会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贝贾维先生(阿尔及利亚)及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第2267次会议另一决定,我邀请彼得·穆希汉盖先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穆希汉盖先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第2275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席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我要安理会成员注意第S/14460/REV.1号文件,其中载有尼日尔、突尼斯和乌干达提出的决议草案订正案文。

这份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要求我宣布在下列文件和段落中应写上日期“1981年7月15日”:第S/14459号文件,执行部分第11段;第S/14460/REV.1号文件,执行部分第19段;第S/14461号文件,执行部分第8段;第S/14462号文件,执行部分第17段。

安理会成员国在协商过程中提出请求,将第S/14459, S/14460/REV.1, S/14461, S/14462和S/14463号文件所载的五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如没

人反对，我将把上述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为了加快表决程序，我谨希望在表决前发言的成员在对第一份草案表决前发言，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在对最后一份草案表决后发言。

我将首先请希望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皮内斯先生（西班牙）：二天前，我在安理会的发言中表达了西班牙对这一议程项目的看法。根据安理会各种决议，特别是第 435(1978)号决议所提出的指导方针，我们国家毫不动摇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充分的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取得独立的权利。

虽然我们依然认为有关各方应继续谈判寻求纳米比亚问题的公平解决，但是，南非一直顽固地拒绝执行安理会关于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的决议，它施展拖延战术，并且多次侵略其非洲邻国，对国际社会进行挑战，这一切都迫使我们今天担负起这一痛苦的责任，考虑采取某些措施，使南非重新考虑其对纳米比亚的立场，并确保南非尊重国际法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

为此，我们将投票赞成载于第 S/14461 和 S/14462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这些决议草案要求实行石油禁运，并加强已经实行的武器禁运。关于 S/14461 号文件中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3 段和 S/14462 号文件中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1 2 段，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投票赞成就意味着我们决心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因此，我们将与其它国家一致，尽我们最大努力施加最大的压力，包括应用经济制裁，来迫使南非尊重安全理事会以前通过的决定，特别是第 435(1978) 和 439(1978)号决议。

因为我们准备投票赞成实行禁运的种种措施，所以我们将对载于第 S/14463

(西班牙)

号文件关于设立一监督禁运措施委员会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我在两天前的发言中指出，不加区别地采取极端措施可能不是取得我们所主张的解决办法的最好途径。我们认为对任何联合国成员国实行政治歧视或断绝联系（这意味着把它同其它国际社会隔绝起来）都会起反作用。因此，我们将在表决载于 S/14459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时弃权，特别是因为草案在前言部分提到了《宪章》第六条，在执行部分第 5 (a) 段里提到了不加区别的政治制裁。

我们还将在表决载于 S/14460/REV. 1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时弃权。该项草案要求与南非断绝外交、领事和贸易关系，并提倡采取与南非断绝联系的措施。我重复一遍，在我们看来，这种措施不是国际社会对南非施加压力使其遵守其义务的最好方法。

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墨西哥常驻代表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在辩论中正确地指出，纳米比亚问题已经成了一种象征，根据这一象征，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会员国的外交政策如何，看到每一会员国是否能坚持联合国的原则。

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言，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欢迎非洲集团主席奥顿努大使提出的决议草案，将对这些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我想向安理会保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严格遵守安理会和大会的各项决定，就象迄今为止我们在南非和纳米比亚问题上所做的那样。

我们之所以决定投票赞成这些决议草案，是因为我们知道，种族隔离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正如S/14459决议草案所指出的那样，是破坏国际和平的行为，是侵略行为。鉴于这一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41条对南非采取措施。

对南非实行制裁与用谈判方法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是互相矛盾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来看都是如此。实行制裁的目的就在于迫使南非执行安理会和大会的有关决议，迫使南非就纳米比亚问题进行谈判。

我们不能理解为何所谓联系小组的代表，一个与种族隔离政权有着十分广泛的经济关系的国家竟会宣称，对南非进行制裁将会引起非洲南部局势的不稳定，而且还可能引起后果无法预料的国际冲突。这儿产生了一个问题。这是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的来自南非的威胁吗？还是说，来自南非的威胁将会变得更大？要是如此，逻辑本身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南非实行制裁。要不，这些话都是在某一大国的影响下说的吗？这个大国是公开支持现在的南非独裁政权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决定投票赞成提出的决议草案，其出发点是纳米比亚人民必须能行使自决权，获得独立，而且那个地区威胁和平的局势必须予以根除。

主席：我现在把载于S/14459号文件由墨西哥、尼日尔、巴拿马、菲律宾、

突尼斯和乌干达等国提出来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墨西哥、尼日尔、巴拿马、菲律宾、突尼斯、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反对：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爱尔兰、日本、西班牙

主席：对载于S/14459号文件的决议草案的表决结果是：9票赞成，3票反对，3票弃权。决议草案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因此没有通过。

我现在将载于S/14460/Rev. 1号文件由尼日尔、突尼斯和乌干达提出的订正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墨西哥、尼日尔、巴拿马、菲律宾、突尼斯、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反对：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爱尔兰、日本、西班牙

主席：对载于S/14460/Rev. 1号文件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是：9票赞成，3票反对，3票弃权。决议草案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因此没有通过。

我现在把载于S/14461号文件由尼日尔、突尼斯和乌干达提出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爱尔兰、墨西哥、尼日尔、巴拿马、菲律宾、西班牙、突尼斯、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反对：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日本

主席：对载于S/14461号文件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是：11票赞成，3票反对，1票弃权。决议草案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因此没有通过。

我现在把载于S/14462号文件由尼日尔、突尼斯和乌干达提出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爱尔兰、日本、墨西哥、尼日尔、巴拿马、菲律宾、西班牙、突尼斯、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反对：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无

主席：对载于S/14462号文件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是12票赞成，3票反对，无人弃权。决议草案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因此没有通过。

因为载于S/14463号文件的决议草案取决于前几个决议草案是否能通过，所以，鉴于前四个决议草案的表决结果情况，看来没有必要对此进行表决。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理会成员都同意这一看法。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载于S/14463号文件的决议草案就不再提付安理会表决。

我现在请要求在表决后发言的代表发言。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联合王国从一开始就竭尽全力地为取得国际承认的纳米比亚独立而奋斗，这种努力是从1977年开始的。我们是构成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基础的西方计划的创始人之一。

(联合王国)

在这艰难的长期谈判中，西方五国从安理会的一致支持中吸取了力量和信心。秘书长及其下属为执行这项决议作出了艰苦的努力，这种支持对他们的努力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们对今年一月日内瓦执行前会议的失败感到十分惋惜。这一挫折对非洲大陆、事实上对整个国际社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沮丧和急切的感觉，对此，我们表示同情。然而，我国代表团感到十分遗憾，由于我们刚才在决议草案的表决上所看到的严重分裂，安理会以前的一致团结已不复存在了。

我国代表直至最后一刻还在为保持安理会团结而寻求妥协办法。令人惋惜的是，我们和其他一些目标一致的代表团，主席先生，这里也包括你们国家的代表团，未能达到这个目的。我要开诚布公地指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来达到国际上能接受的纳米比亚独立，是我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我相信，这也是所有关心纳米比亚及该地区前途的国家的的首要目标。如有可能，我们要坚持这种谈判解决的希望。

但我们坚定地认为，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肯定会阻碍达成这种解决的努力。我们之所以投反对票，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对决议草案投反对票是因为我们认为不放弃谈判解决问题，投反对票是必要的。实行制裁，非但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只会给许多非洲国家、西方国家，也包括我国，带来经济上的危害。

对那些意图阻拦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的人，不论是过去想这样做，还是将来想这样做，我要说，纳米比亚达成国际接受的独立的必要性是不会消失的。继续剥夺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将使该地区永远动荡不安，流血不断。只有解决问题才有希望取得和平和安定。

尽管今天安理会发生了一些事，我国政府仍将继续与其它西方四国一道，积极想法增加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可能性。我们必须继续寻求和平和正义，必须尽早重新建立我们大家向来依赖的安理会的协商一致精神。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我在4月28日的发言中，解释了我国政府关于纳米比亚问题及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的立场。我们非常失望地看到，迄今为止，拖延推诿和事情的节外生枝阻碍了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然而，我们依然坚持联合国的解决计划，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唯一合理和真正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谈判寻求一项各方都能同意，国际社会也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对南非采用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并不能促进我们朝预期的方向前进。我们的目标是恢复并加紧旨在确保纳米比亚和平地取得独立的谈判。我们认为，实行制裁与这一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这就是我们投反对票的理由。决议草案起草、提交的方式，以及——让我很坦白地说——这好象是强加于人的做法，丝毫也没有能使其通过变得容易一些。

对待如此复杂，有着重大而广泛影响的问题，如果采用僵硬的匆忙的做法，不就实质问题进行谈判，那就连有些看来在某些方面还值得仔细研究的尝试都会是注定要失败的。1977年11月安理会通过决议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时，第418（1977）号的提案国就采用了不同的态度。我想着重指出这一决议依然有效。刚才的表决并未从任何方面对这决议表示异议，我国是投票赞成第418（1977）号决议的，并将继续严格履行其义务。

毫无疑问，刚才法国代表团投的票丝毫不改变法国的目标，那就是尽快地促进纳米比亚的独立。南非应该十分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法国代表团在4月28日的发言中也立场鲜明地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在你即将卸任之际，向你表示敬意，我敬佩你坚持不懈的努力，谨慎的态度和幽默，简言之，我敬佩你的专心致志的工作态度。在这大家都认为是十分艰难的时候，你直至最后一刻仍在尽力维护安理会的和谐谅解。你的成绩是很可观的，我感到的遗憾是你的调停努力没能取得应有的成功。

我重复说，纳米比亚问题是令人沮丧的问题之一。这些问题不仅折磨着非洲，

也使各大洲的人们深深不安。 我们和纳米比亚人、非洲人以及整个国际社会一样感到急躁不安，我们了解这种心情。 就我们来说，我们决心与西方其它四国一道同有关各方保持联系，坚持不懈地努力行动，解放纳米比亚。 我们希望尽早看到并欢迎一个 主权独立的纳米比亚，一个统一繁荣，安定团结与邻邦友好相处的纳米比亚来到我们中间，加入联合国。 我们决不偏离这一目标。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西堀正弘先生（日本）：日本每次都强烈谴责南非政府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日本一再强调有必要尽快地取得纳米比亚的独立，其办法就如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阐述的那样，要南非撤出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自由而公平的选举。

我国代表团认为南非要对日内瓦会议的失败负责，要对随后在执行旨在使纳米比亚今年独立的联合国计划上的停滞不前负责。

我们完全了解许多代表团、特别是非洲国家代表团的感受。纳米比亚问题花费时间太多，进展太少。 我们与他们一样，对阻挡进展的障碍接踵而来，感到沮丧。

接着，我想解释一下我国代表团对表决决议草案的立场。

我国政府一贯支持并一丝不苟地执行了第418(1977)号决议。 因为我们拥护南非实行武器禁运，所以我们投票赞成载于S/14462号文件的决议草案。但是我国政府对现在文本中超出武器禁运范围的部分感到有困难，因此希望将我们对这些部分的保留意见载入记录。

我国政府对其他决议草案投了弃权票，这是因为我国政府怀疑，在目前情况下，这样的制裁是否是取得预期目的之最有效、最迅速的方法。

在结束发言前，我想简单地就这四份决议草案表决的结果讲几句话。 虽然各国代表团对这结果会作各不同的解释，但我相信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国都在认真、诚

愿地为早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而努力。产生不同意见的原因，只不过是各自对实现共同目标的最有效途径看法不同而已。日本方面准备继续与大家合作，为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作出建设性的努力，好让纳米比亚人民能在不远的将来，取得独立。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美利坚合众国）：在前几次讨论中，有人说全世界从这里的公开讨论中可以看到安理会成员国对纳米比亚，特别是对纳米比亚的独立的态度。但是这里投票的结果并不能反映对纳米比亚的态度，更不能反映对实现独立、稳定和民主的纳米比亚的态度。而且这些票也不能反映会员国对纳米比亚独立将来的意图和将来的行动。

今天的投票丝毫不影响美国的决心或坚强的愿望，要尽一切努力想方设法早日使纳米比亚获得国际上能接受的独立。我国政府已将此作为主要目标。我们已经在非洲进行磋商，并在伦敦与联系小组其它成员国进行了高级会谈。我们以这些行动继续我们的前任多年前就开始了的那个进程。再过几天，我们将继续这一进程，在罗马与联系小组其它成员进行部长级会谈，讨论纳米比亚问题。下一个步骤将是准备具体提议，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与有关各方讨论这些提议。

鉴于我们这些努力，我们对有些人觉得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在安理会坚持讨论制裁问题，感到遗憾。上星期我在这儿问过安理会：实行制裁是否可以现实地替代继续努力，通过谈判来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虽然我也理解非洲国家的沮丧之感，为了追求我们共同的目标花费了很长时间，但我国政府认为，我个人也认为，沮丧之感并不应该使我们放弃寻求取得上述目标的有效方法。

我国政府在上周伦敦联系小组会议后，与其它成员一起发表了联合声明，认为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依然是向独立、稳定的纳米比亚过渡的坚实基础。我们在上周内一再声明了这一点。我国政府决心尽一切努力来永久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使纳米比亚获得国际上接受的独立，终于给纳米比亚带来其应有的稳定、民主和独立。

(美利坚合众国)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能支持载于 S/14459 到 S/14463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每一个草案都在某一方面与制裁有关，因此代表了我们认为达成纳米比亚独立这一共同目标的错误途径。我们不认为，经济制裁是影响政治政策的有效方法。我们认为我们的观点符合历史的经验，三十年代对意大利的制裁以及七十年代对罗得西亚的制裁都没有效果。我不妨提一下，我国政府最近有关谷物禁运的决定反映了我们并不重视将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来使用。

我觉得应该特别提一下载于 S/14462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草案要求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根据第 418(1977)号决议规定的这种武器禁运早已生效。美利坚合众国投票赞成第 418(1977)号决议，支持决议要求采取的措施。我们将继续实行禁运。我们觉得现在没有必要在第 418(1977)号决议之外，再通过载于 S/14462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的规定。

在发言结束时，我要呼吁在座诸位，特别是呼吁前线国家政府和南非政府，加强努力通过谈判和平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纳米比亚人民有权利通过自由公平的选举取得自决。直接有关各方都已同意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我们必须想方设法执行这些原则。我保证我国政府将以最大的决心致力于这一问题，我保证我们将与纳米比亚人民团结一致寻求独立。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不得不注意到，尽管非洲国家和其它国家一再坚持，安理会仍未能通过促进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是符合正在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纳米比亚人民利益的。对此，我们深表遗憾。

阻碍安理会作出决定的主要是美国，但也包括英国和法国。他们这样做不是与自由非洲站在一起，不是与纳米比亚人民站在一起，而是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站在一起了。

今天我们又一次亲眼目睹了纳米比亚人民遭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待遇。我们亲眼目睹了对南非种族主义分子纵容政策的表现，使他们又一次赢得了加强其在纳米比亚的傀儡政权的时间和机会。就在现在南非总理博塔还在宣称，南非决不会让西南民组在纳米比亚执政。这些话的背后隐藏着南非的一整套战略。这套战略的目的就在于在纳米比亚保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秩序，把纳米比亚作为反对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堡垒，作为对邻国进行进一步侵略的跳板。

十分显然，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不想自动离开纳米比亚。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就是加紧努力迫使南非离开纳米比亚，迫使支持南非种族主义分子的人不再这样做。必须尽一切努力对南非及其实际上的盟友加强政治压力和其它种种压力。

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被阻碍了，因此，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今年2月在卢萨卡会议上前线国家和尼日利亚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当时他们指出，西南民组唯一的出路就是加紧在纳米比亚的解放斗争。他们还呼吁所有

“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在各个方面支持西南民组，包括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

苏联代表团深信，任何企图阻碍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唯一正当办法——纳米比亚

的真正独立——的努力都不能阻止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必然胜利。

乌马鲁先生（乌干达）：在人们称为卢萨卡宣言的文件中，非洲人民严肃而坚定地谈到南部非洲的解放问题。他们毫不含糊地指出，非洲愿意通过和平方法来取得南部非洲的解放，我们希望该地区人民能通过谈判享受自决和自由。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但是，非洲人民自然也说过，如果非洲大陆内外的力量阻碍和平改革的进程，那么南部非洲人民和与他们团结战斗的世界人民将不得不应用其它办法。

因此，我们来到安理会来继续执行卢萨卡宣言的第一个原则。我们是代表受委屈的人民来到安理会的，我们是代表在这种情形中受伤害的人民而来的。我们等待了一百年才来到安理会。我们试用了联合国范围外和联合国大会范围内的所有办法后，最后我们才来到安理会，——联合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保存者和卫士。在15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在这儿尽了一切努力来取得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和自决。等了这么一段时间后，我们来到了安理会，我们把所有可以得到的证据都带来了。

我们已经告诉安理会和世界人民，目前在纳米比亚及其附近地区存在着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我们来到安理会提出证据，证明那个非法占领国从纳米比亚领土对邻国进行了不断的侵略。我们讲述了残暴、轰炸和破坏的行动；简而言之，我们讲述了安哥拉、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莱索托等国人民在南非派出的死亡使者从纳米比亚领土发出的炮火中惨遭残害的情景。

我们所做的远不止这些。我们已向安理会指出，《联合国宪章》是地球上最高的法律，可能在天上也是最高的。在《宪章》第41条的规定下，安理会会有一个责任。我们已经指出安理会可以采取的措施——和平措施与和平压力，因为我们是在执行卢萨卡宣言的第一个原则。我们并没有要求安理会派任何部队去南非，尽管我们也知道，安理会某些成员派部队干涉，实行外国占领一待就过了三年。我们没有

(乌干达)

要求派部队，尽管我们了解，联合国成立前的历史是用鲜血写成的，这鲜血是安理会成员国所流，是我自己的父辈、祖父辈所流，尽管我们自己的自由并没有处于危忽状况。但是一个国家正在占领其他国家的领土，正在实行压迫制度，正在对世界某些人民进行基于种族原因的迫害。

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来到安理会要求派出部队。我们并没有来到安理会要求流一点一滴的血。根据卢萨卡宣言的第一个原则，我们来到安理会要求和平改革，要求施加和平的压力来使那个非法占领国撤离纳米比亚，使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我们来到安理会是因为有一个全球性的协商一致意见，其表达之清楚，说服力之充分，力量之强大都是安理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因此，我们并不是代表在座的几个代表团来安理会的，也不是代表人数众多的非洲人民，也不是代表占全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亚洲人民，都不是。我们来到安理会，是代表一个十分清楚、毫不含糊的全球性一致意见。

但是反应又是如何呢？安理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国看到了这个协商一致意见。他们作出了唯一正确的反应：他们赞同国际社会的裁决，鉴于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压迫纳米比亚人民，应该对南非施加和平的压力。

安理会的大多数一致同意这一裁决。但是，1945年在《宪章》中写进了加权表决制，当时认为国际社会中有成员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比其它成员负有更大的责任，因此应该给它们加权的表决，也就是份量较重的表决。

我们今天看到了什么呢？那些加权的票不是被用来加强全球性协商一致意见，不是来促进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相反，它被用来为那个非法占领国撑腰，来挫败纳米比亚人民的和平呼吁。

这反对票产生了什么影响？安理会三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有什么影响？我曾在安理会说过，纳米比亚局势只有两个方面，客观地说是如此。一方面是纳米比亚人民，渴望自由，渴望独立，呼吁全世界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的。这是一方面，另

(乌干达)

一方面是占领国——那个非法占领国，国际社会某些人正在支持其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因此，面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呼吁而投反对票只意味着这么一点：就是为占领国撑腰。这就是信号。这是对那些态度倔强，蔑视安理会每一决定的势力给予方便。今天的反对票并不能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今天的反对票并不是为独立、自由和自决说话。

这些就是今天晚上投反对票的客观后果和影响。

当我们提出请求，出示证据时，有人说我们在想引起对抗。当一个人遭到袭击，当一个人被强奸，象纳米比亚人民那样被强奸，当人们被抢劫，象纳米比亚人民那样被抢劫，当这些人来到法庭要求伸冤，要求补救时，难道法庭背过身来说：“你这个受害者想引起对抗吗？你想破坏和平吗？”当受害者以和平的方式手拿《宪章》来到安理会，援引《宪章》的规定时，难道安理会背过身来说，“你想引起对抗吗？”

有人说我们缺乏耐心。我想请安理会告诉我，还有谁为要伸冤等待了一百年？还有谁沉默了一百年，而没有为独立动刀动枪？

我们等待得太过分了，我们等待的时间已长得荒谬了！

有人说，我们来到安理会请求伸冤是破坏安理会的团结。但是我们是来加强安理会的团结的。我们并没有在安理会范围外单独采取措施。我们来到安理会要求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意味着安理会的团结。挫败了今晚集体行动的可能性的反对票，打碎了安理会的团结的也是反对票。安理会是能够团结的，但只能在铭志于《宪章》的原则基础上团结。如果安理会必须团结，那么就必须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团结起来。正如《宪章》序言部分所指出的那样，安理会必须团结起来避免战争，必须团结起来取得自决。

我们就是在这基础上寻求团结的，但今天晚上我们遭到了挫败。

(乌干达)

有人说，某些文件是强加于安理会的。众所周知，自日内瓦会议失败后，我们一直在坐着等待，坐着讨论，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讨论，连安理会这次会议开始前几分钟我们还在讨论。我们每一步都虚怀若谷听取每个人的意见，只要他能对纳米比亚的独立有所贡献。我们并没有将任何东西强加于安理会。安理会有时在接到比我们还要急的通知就采取了措施。我们1月在纽约就通知了，在阿鲁沙我们继续作出通知。2月我们在新德里发出通知，2月底在亚的斯亚贝巴我们又作了通知。我们回到联合国大会，大会以集体的声音发出通知。本月（4月）21日在阿尔及尔，我国代表团开始辩论时也发出通知。我们已经给了通知，我们使有关各方有充足的时间来了解我们的意图、关心之处，特别是我们的冤屈。我们根本没有对安理会强加任何东西。

有人说制裁起不了作用。那么，如果制裁起不了作用，安理会三个常任理事国又何必投他们的加权表决票来反对不会起作用的措施呢？为何呢？为何这些国家自1966年以来就拼命反对，阻止在安理会讨论这些措施呢？如果不管如何这些措施不会起作用，那么我们为何在最后一刻还要磋商呢？如果这些措施不起作用，我们又为何磋商呢？

这些见解不论是在逻辑上，在政治上，还是就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自由而论，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代表非洲人民，代表我刚才提及的全球性协商一致意见，特别是代表受侵害的纳米比亚人民重申纳米比亚仍然是联合国的责任，仍然是联合国所特有的责任，不管千言万语，不管使用多少否决权都不能逃避这一责任。

在这一点上，我以全球性协商一致意见的名义，向安理会重申，我们认为第435(1978)号决议是纳米比亚向独立过渡的唯一的、一个没有协商余地的基础。

第435(1978)号决议虽非出自我们这一边，但我们坚持这一决议。这是因为

(乌干达)

我们坚持民主，而第 435(1978)号决议也寻求通往独立的民主进程。我们坚持这一决议的决心来自我们坚持自由公平选举的决心，因为第 435(1978)号决议也要求自由公平地进行选举。

今天晚上是南非种族主义的总理博塔他受到了支持。博塔在昨天还公开说，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袖手旁观让西南民组在纳米比亚执政。这一信息十分清楚。大家都知道，连南非情报机关的科学研究人员也知道，如果今天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那么明天，后天，西南民组——纳米比亚人民的代表——就会大获全胜，领导纳米比亚人民走向独立。

我们支持任何领导纳米比亚人民走民主进程的党派。因此，我们支持执行第 435(1978)号决议。而且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来到安理会。我们将继续尽一切努力迫使南非遵守这一决议的规定。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非洲人民和全球性协商一致意见，并以纳米比亚人民的名义，衷心感谢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所作的卓越工作。我们感谢联合国秘书长不懈努力为加速纳米比亚人民独立的进展作出的崇高贡献。

今天我首先要向西南民组——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领导——致敬，尽管我们碰到了反对票。我要代表全球协商一致意见向西南民组的人民说，“不要害怕，历史站在你们一边。当年打败纳粹列强的动力，40年代将占领国赶出欧洲的动力，这历史的动力是在你们这一边。这动力也将赶走今天仍在纳米比亚领土上称王称霸的占领国。正义在你们一边。你们的事业是正当的。”正因其如此，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毫不松劲地坚持下去。我邀请我尊贵的朋友们，那些有加权表决权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全球性协商一致意见的行列。

主席：我收到了三个代表团的发言的请求，是根据规则第37和第39条邀请这些代表团的。但是，作为安理会的成员，我想首先以爱尔兰代表的身分发言。

我曾在关于这个项目的辩论中发言说，如果通过所作的努力，仍未能避免安理会意见分裂的话，我国代表团亦即爱尔兰代表团，将仔细论述我们面前这些决议草案的每一个方面。

我感到遗憾的是，今天晚上我们已到达必须就这些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的阶段，我想说明我们采取的立场。

爱尔兰认为，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以及占领引起的种种后果，确实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威胁。我们认为，南非必须尊重安理会的决定，必须履行在《联合国宪章》下应尽的义务及国际法规定的一般义务。

我国代表团对我刚才讲的那几点是毫无疑问的。虽然如此，我们觉得，应该作出持续的努力，以避免安理会意见分裂。在我作为本月分安理会主席的最后这次会议上，对于这种努力我并无遗憾。我觉得作为爱尔兰的代表以及作为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有责任这样做，尽管我现在并不是以安理会主席的身分发言。我们所作努力，动机只是希望安理会向南非传递一个明确的讯号，我们这儿已抱定宗旨，决心要让纳米比亚按照安理会以前各项决定获得独立。

我国代表团一连好几天努力工作，对于怎样才能避免安理会内意见的分裂，要想找寻答案，曾力图确定，是不是我们能够达成一种共同立场，是不是有全体代表团都同意的某些原则和因素，哪怕是十分勉强的同意，而可建立一个共同的立场。我们在讨论中所提出的看法，并不一定是爱尔兰本身会提出的，本国最愿采取的立场，而是我们希望的整个安理会可能都会同意的一个意见集中点。既然不可能达成这样一种普遍一致的意见，我们就进行表决我们面前的这些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已经表示过本国对于表决这些决议草案所采立场。这个立场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的，这就是，当表决的时候，安理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以它的投票来向南非表示安理会具有坚定的目的，并具有一定要把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付诸实施的意志。因

(主席)

此，我们对面前的两份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一份载于第S/14461号文件，如果当时通过，应已实行石油禁运；另一份载于第S/14462号文件，应已加强安理会已经实行了的武器禁运。我们相信，这些措施本来都是在对南非施加压力方面切实可行的，应已成为安理会严肃目的的一种讯号，一种表示。

可是，由于这样的措施如已采取就对所有会员国都具有约束力，我要说我国代表团本来是欢迎预先就这些重要案文进行充分的协商的。我们尤其认为，安理会原可预先表明它愿意履行《宪章》第五十条所规定的义务，这就是，它对因执行这些措施而面临特殊经济问题的那些国家的义务。

第S/14460/Rev. 1号决议草案如已通过，应已实行广泛的经济制裁和政治性质的制裁。我国代表团对这份决议草案弃权。在弃权时我们考虑到，我们认为安理会成员都普遍感觉到需要进一步作出刻不容缓的努力使第435(1978)号决议付诸实施。我们认为，在目前实行广泛制裁不一定会增加那些希望。我们倒是认为，对于安理会来说，最适宜的就是向南非指出，如果再拖延下去它就要认真考虑，而可能到晚些时候再决定采取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某些其他措施，如果南非仍然顽固不化，不愿意承担起它在国际法下应负的明确的义务的话，就可以采取这些措施。

此外，我还要说，尽管爱尔兰本身同南非并没有外交关系，但我们认为，在目前阶段终止一切外交关系的建议似不符合继续在外交方面作出努力以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

基于这些理由，我们对第S/14460/Rev. 1号决议草案弃权。但是，我要强调，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在原则上反对所建议的许多措施。事实上，有些规定如关于投资问题的执行部分第13段，就和我们自己在别的地方所主张的提案很相似。

由于我国代表团决定对第S/14460/Rev. 1号决议草案弃权，它也不得不对第S/14459号文件中所载的决议草案弃权，因为那份决议草案的第5段涉及目前

(主席)

采取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制裁的一项决定。

在结束发言的时候，我要表示我国政府的强烈愿望，也要表示我这个爱尔兰代表的个人愿望，这就是，不管今天晚上的表决结果如何，也不管我们感到遗憾的安理会中意见的分裂，纳米比亚一定要在今年年内，在第435(1978)号决议的基础上获得独立。必须继续努力，而且我们认为，必须在联合国范围内继续努力。这种努力必须有一个成果：按照安理会的许多有关决定实行纳米比亚的独立。

我作为爱尔兰代表的发言到此结束。现在我恢复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安理会的表决程序现在已经结束。但是还有一些人要求发言，我现在根据他们在名单上的次序请他们发言。

第一个发言人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主席，安理会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邀请。

贝贾维先生（阿尔及利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主席：我以纳米比亚理事会代主席的身份发言，在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结束时，我们能有机会发言，对于这一点，我愿表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的感谢。

一大批非洲和不结盟国家的外交部长参加了这次辩论，这显然表明这些国家非常深刻关注南非拒绝遵守安理会的各项决议，特别是第385(1976)号、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

这次辩论对纳米比亚悲剧的各个方面都作了考察。在对局势的分析和估价方面，大体上，意见愈来愈接近。关于安全理事会有必要采取全面制裁，这样可以迫使南非结束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遵守国际法，这一方面，意见也趋于一致。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深感遗憾的是，由于安全理事会的一些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今天安全理事会失去了可以履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使命的机会。

这个事实，使得安全理事会无法采取由于南非的坚持顽抗态度而势必采取的措施，联合国原可通过这些措施以具体行动表示它在1978年第439(1978)号决议中给予南非政府的警告。

事实上，安全理事会已通过那项决议——我要重复一下，早在1978年就已通过那项决议——庄严地警告过南非，如果它拒绝在执行安理会第385(1976)号、第431(1978)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时进行合作，安理会就要

“……立即开会，按照《联合国宪章》，包括其中第七章的规定，着手采取适当行动，以确保南非遵守上述各项决议。”

(第439(1978)号决议，第6段)

安全理事会对南非采取的全面制裁原应成为这种警告的一部分。采此制裁应可表明，安全理事会深具决心，要把联合国解决纳米比亚计划付诸实施，但南非对此项计划继续不理睬。

凡是曾经希望那些国家为履行它们的特殊责任行事，在它们对南非政府的影响范围内行事，为遵守它们面对国际社会所作的庄严承诺行事的人，对于它们今天的态度，都深感失望。

同样，国际社会中曾动员起来谋求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的自决、自由和独立事业获得胜利的所有这些成员也深感失望，并且表示异议。

纳米比亚人民正在为夺回其民族权利而进行着一场合法的斗争，他们将以历次辩论的规模和水平为尺度来衡量他们的事业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并以此衡量国际社会支持他们为祖国独立而正义斗争的决心。

既然安理会的几个常任理事国已经投了否决票，载有对南非的全面强制制裁措施的决议草案就不可能成为对整个国际社会具有约束力的正式决定。但是，这丝毫无损于这些决议草案的精神意义，或政治份量。

主席：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对外关系办公室主任彼得·穆希汉盖先生要求发言，安理会是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向该组织发出邀请的。我现在请他发言。

穆希汉盖先生：谢谢安理会各成员让我有机会再次发言；我想作一次简短的结束性发言。

我想一开始就说，我们认为，在安全理事会漫长而多事的历史上，这是最具有实质内容和政治份量的辩论之一。这次辩论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主要是由于有大批非洲的和
不结盟世界其他各部分的外交部长们出席了会议。不下20位部长们放下其他要务来到纽约，这件事本身就是外交战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比他们的来临更为重要乃是他们集体所作出的贡献。问题已经认明了；谁是罪魁祸首，谁是纳米比亚独立的障碍，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原因已经摆出来了，这些原因进一步确证了种族主义的南非和主要北约国家之间日益深入的勾结，这些国家都与这个种族主义、恐怖主义的国家保持着广泛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商业联系。

(穆希汉盖先生)

而且，人们一再强调和重申，联合国的纳米比亚计划并没有什么毛病，因此，绝对没有必要对第435(1978)号决议进行修正、修饰、限定或冲淡。非洲人、不结盟运动的其他代表团，以及事实上其他各友好国家的代表们，都坚持这项决议应该不再拖延地付诸实施。

明显地，除了那些专事否决的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与会代表团，都提请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注意纳米比亚局势的严重性——这种严重局势是由于恐怖主义的南非在它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或其周围一再犯下侵略和破坏和平行为而造成的——并注意因之而来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已经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敦促安全理事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行事，对无法无天的南非政权进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迫使它立即撤离纳米比亚。人们说安全理事会的这些特别会议是国际间一项共同的努力，目的在加强对南非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联合国各会员国、各专门机构以及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都将积极参与，向这个种族了向这个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权施加最大的压力。

各位代表在他们清楚而明确的发言中，强调了这样一个明显的但常常被人歪曲的事实，这就是，纳米比亚问题是一个非殖民化和非法占领的问题，纳米比亚爱国者在他们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正在利用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一切可取手段开展英勇而合法的斗争，要解放他们亲爱的祖国纳米比亚。

我们充分明了我们必须为自由而付出的昂贵代价。在反对帝国主义德国军队殖民占领的爱国战争时期，我们的先辈们付出这样的代价。今天轮到我们，轮到这一代纳米比亚人作出同样的牺牲。

如果不是因为南非在我国执行的殖民压迫、政治镇压和军事侵略政策，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本身也就无此必要。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士今天之所在纳米比亚进行武装斗争，是由于我们的人民每天都受到法西斯军队和警察的迫害、恐怖统治和威胁恫吓，这些军队和警察是为了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两者的利益。我们的人民每天死亡，是为了使纳米比亚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从此不再遭到南非和西方主要大国的无情剥削，而这些西方大国的代表就正坐在这个议席周围。

(穆希汉盖先生)

我想说明，安理会的西方常任理事国用否决来对待我们，这并不是第一次。过去曾有其他种种否决。凡是同种族主义的南非有商业、军事和核勾结的主要西方大国，在安理会或其他联合国机构中遇到一切要孤立和惩罚南非的认真的努力时，照例都表示反对。他们的行为比他们骗人和空洞的话更能说明问题，他们的行为总是意图保护他们在南非的帝国主义宝藏的。

我并不打算对在这次辩论中各位发言人的出色发言加以总结，也不打算为此重申已经是众所周知的西南非民组的立场。我只要说一件事就够了，这就是，1975年6月6日，圭亚那、伊拉克、毛里塔尼亚、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团在第S/11713号文件中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在纳米比亚问题上，三个西方常任理事国投了三重否决票，这是第一次，安理会大多数民主国家的希望就此化为泡影。过了十六个月，在1976年10月15日，贝宁、圭亚那、利比亚、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团在第S/12211号文件中提出了另一项决议草案。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又结成一帮，投了三重否决票。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同一个安理会，再一次指控这个军事占领政权继续进行非法占领和进行其他侵略、恐怖主义和灭绝人性的非法行为，也指控它大肆镇压和威胁恫吓，还指控它公然对抗联合国这个对纳米比亚直接负有合法责任的机构，更指控它对南部非洲各独立非洲国家无端发动军事袭击和大规模侵略，最后，还指控它公然拒绝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

我们极为注意地听了所有的发言，包括主席先生你本人极为鼓舞人心和勇敢无畏的发言。重心显然是偏向那些主张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惩罚措施的人们的。四年时间过去了，我们听到南非的朋友们反来复去作着同样枯燥乏力的辩解和空洞无物的许诺。四年时间过去了，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又一番三重否决。少数国家再一次凭借权力骄横无忌，破坏了安全理事会大多数成员的行动，而且必须说，再一次使得安理会无能为力。

(穆希汉盖先生)

在1975年和1976年，西南非民组发言人曾经在安理会上宣布和重申，否决只能推迟我们的最后胜利，但是不能也决不会永远使胜利遥遥无期。我们说过，否决不能也决不会摧毁我们的爱国者和战士们坚持斗争的意志和决心。我们将继续加强武装斗争，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们将继续和增加对西南非民组的支持和援助。这些国家又怎么能够否决掉我们为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的意志呢？它们不能，它们也必然否决不了。

我在结束讲话之前，完全本着我自己的信念，深深地感到满意，谨向我们一切非洲兄弟和不结盟的朋友们，以及安理会其他各代表团表示感谢，谢谢他们对纳米比亚事业和独立的一片热诚。我怀着强烈的自豪感赞扬和祝愿乌干达的奥拉拉·奥顿努大使，赞扬他在这次关于纳米比亚的辩论的公开和私下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出类拔萃的手腕和领导才能。他是我的兄弟，是我们中间最为枝叶参天、树干粗壮的大树。

我们要感激所有来到这里作出杰出贡献的各国外交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们。至于那些南非朋友们，他们有的不认识我们，或者只不过交换一句干巴巴的“您好”而已，他们称呼我们不是“恐怖主义份子”就是“一个七拼八凑的口袋”——管它是什么意思——对这些人，我们再一次说：如果你们愿意看到一个真正独立、稳定和民主的纳米比亚，你们就有责任拿出勇气来表示你们相信这点，而这样一个纳米比亚不管有你们也好，没有你们也好，是终究会出现的。一如既往，你们的行动不说自明。你们顽固地与南非狼狈为奸，你们用你们的行动、不行为和行为把我们变成了你们的敌手。我们知道你们是十分强大的，但是我们要向你们肯定说明，有一件东西，不论是你们还是种族主义的布尔佬都不能把它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便是我们对祖国的爱和对人民的义务。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乐意，准备并且心甘情愿地去继续斗争，不管时间多长，直到重新获得我们的自由和国家主权为止。我们是受了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委派到这里来的。我们将回去向纳米比亚的被压迫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战士们作汇报。随后我们将共同得出适当的结论。

当纳米比亚获得解放之际，我们将要区别，哪些人是在艰苦斗争的日子里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哪些人是积极参与耗尽我们的矿产资源，武装与支持我们的敌人并且贬低我们神圣的事业的。

我们——如果不是我们，就是纳米比亚未来的世代——将在有生之年把主要北约国家对待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事业的态度和举动记载下来。西南非民组强烈谴责和拒绝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对待我们合法斗争的这种敌对态度。

最后，主席先生，我们想让你知道，你在进行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时所执行的主席职责是堪为楷模和富于创造力的。我个人对于你在这方面的亲切关心和合作表示感谢。

我们从这里走向战场，我们知道大多数人类支持我们的事业，我们知道这个事业实际上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事业，因而我们的斗志更坚。在这方面，我想重申，西南非民组决心继续与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合作，孜孜不倦地加快纳米比亚的独立。

胜利必定来到。

主席：我谢谢穆希汉盖先生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包括他对我本人刚才的发言所讲的话。

下面一个发言人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罗亚·科里先生（古巴）：主席先生，我要谢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各位成员，谢谢你们允许我在这个历史性日子结束之际发言。

我是以驻联合国不结盟国家集团的主席身分发言的，目的是为了在面临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代表就号召对种族主义、恐怖主义的南非政权进行制裁一事投了否决票的情况下，清楚说明不结盟国家集团的立场；所以制裁南非，是由于它拒绝终止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占领，拒绝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的各项决定和决议，从而与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意志相对抗。

以上所有这些都关系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违法行为，这个政权已经成了国际上的一名歹徒，成了隆重载入《联合国宪章》的那些原则的违反者，安理会的大多数成员以及参加这次辩论的各位部长们都已提到过这个政权的违法行为，这些部长是为了履行非洲统一组织部长会议和最近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非常部长会议的特别任务而来的。

各位发言人在安理会摆出的事实包含着无可置辩的真理，这本来使我们有理由希望得出的结果，与刚才进行的表决所得出的那种结果不同。我们本来可以认为，如果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理由的话，那么，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们对纳米比亚人民和各前线国家进行的严重犯罪、恐怖主义和侵略行为以及对南非黑人的野蛮压迫等等的政治和道德意义就足以驱散任何疑云了。遗憾的是，有人再次运用了否决权反对纳米比亚人民自由、自决和独立。这些政府，由于它们同南非政权的密切联系，正可以运用它们对这个政权的影响迫使它遵守联合国各项决定和决议，反而运用了它们的否决权给予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以合法性，给予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赞比亚的侵略行为以合法性，并且给予南非政权罪恶滔天的种族隔离制度本身的存在以合法性。

这样，安全理事会这个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机构，非但没有终止比勒陀利亚政权这些应受斥责的行为——这些行为已受到绝大多数人数的谴责——，反而将南部非洲的战火越煽越旺，从而鼓励了这个政权的侵略和恐怖主义政策。即

(古巴)

使在贯彻《宪章》的宗旨时，这个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也得把手脚缚起来，这确是它的一项沉重责任。

人权以及联合国本身存在依据的各项原则都出了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范围，安理会各位成员的头脑中是不该有任何犹疑不决的了。这不是，也不可能是在非洲南部建立和平与安全的方法，它不会在国际关系中带来正义，也不能保证这个地区各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更说不上使这些国家在和平与友谊中共存。相反，由于运用了否决权，使得结束南部非洲不稳定、不安全、战争和压迫状态的时间变得更遥远了。

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以采取的，受到普遍尊重的方针是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或者不如说，西方纳米比亚计划，这个计划是为全体非洲国家所接受的。这是一个能够使我们真正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方针。

不结盟运动从它于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第一次首脑会议起，就表示与非洲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摆脱殖民主义的斗争完全团结一致，并且在每个国际机构中再三表明，坚决支持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在这个场合，不结盟运动也要再次重申，坚决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这个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坚决支持南非解放运动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正义斗争。

但是在同时，由于今天否决权行使得不公正，又由于它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我感到责无旁贷，最强烈地反对这次否决，这次否决不仅是对抗大多数会员国的合法要求，也不仅是对抗安理会，而且还是对抗这个联合国。那些制裁措施本来应该施加于南非这个种族主义、侵略成性和恐怖主义的政权，但是人民的声音永远不会被抹杀，纳米比亚人民可以放心，它们必将会在自由、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国家之林的宏音协奏中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的。

主席：没有其他发言人了。 安全理事会就这样结束对“纳米比亚局势”这一项目目前这个阶段的审议。

但是，由于这是我作为本月份主席的最后一次会议，我想在休会之前谢谢所有代表团，谢谢它们在爱尔兰任安理会主席的整个月中，对我和我国代表团的合作和好意。 我要特别谢谢它们在公开和私下始终向我表示出来的容恕、克制和合作，即便在我们讨论困难的最后各阶段中也是如此。

我身为主席，曾经希望对安理会的各项决定和工作主持得公道有礼。 我坦白地告诉大家，我还有一个希望，这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安理会的统一意见。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未能达到第二个目标，我希望安理会各位成员会理解我争取达到这个目标的努力并予以容恕和克制。 我想谢谢所有这些成员在我们任主席期间所进行的合作。

下午 11 时散会。